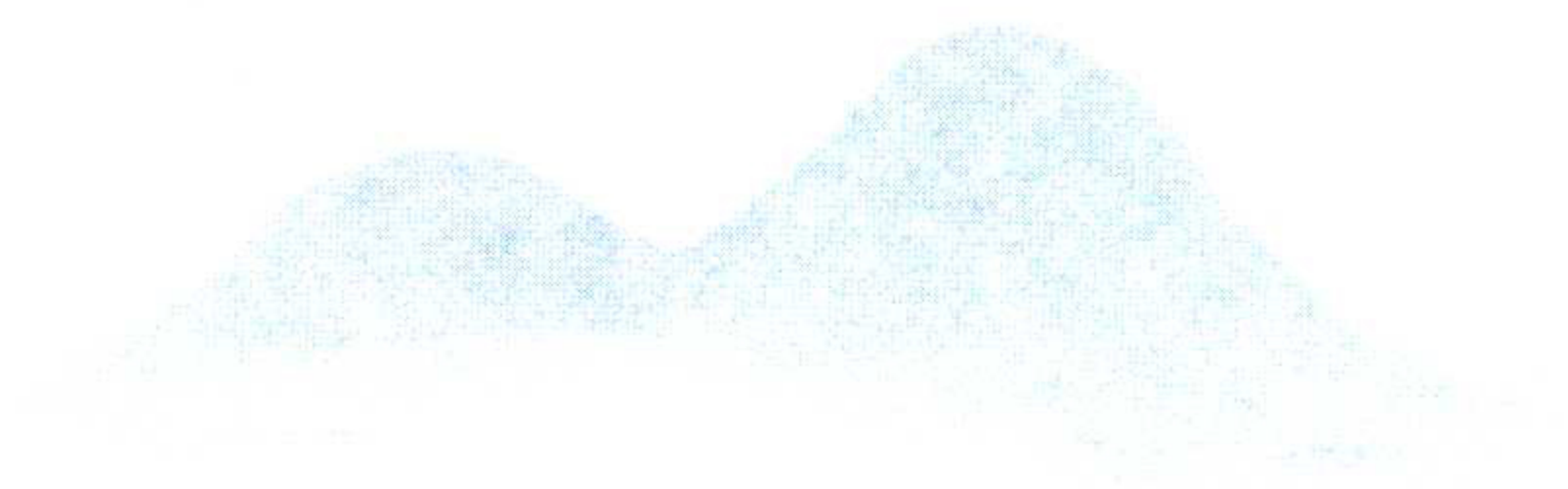


細雪

ささ

めゆき

〔日〕谷崎潤一郎 著 竺家榮 译



细雪

〔日〕谷崎润一郎 著

竺家荣 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细雪 / (日) 谷崎润一郎著 ; 竺家荣译. -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7.4
ISBN 978-7-5108-5126-1

I. ①细… II. ①谷… 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5779号

细雪

作 者	(日) 谷崎润一郎 著 竺家荣 译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印 张	19.5
字 数	558千字
版 次	2017年4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5126-1
定 价	45.00元

• 上卷 •

“小妹，来帮我抹一下！”

幸子穿着裸露后颈的长衬衣，正往后脖颈上敷粉，从镜中可以看到妙子从走廊进屋来，于是把手里的粉刷递给她，眼睛仍瞧着镜中自己的面孔，像在欣赏别人的容貌一般，问道：“雪子在楼下做什么呢？”

“大概在看悦子练琴吧。”

怪不得她听见楼下在弹奏练习曲，准是雪子刚刚打扮好，就被悦子缠住了。即便母亲不在，只要有雪子给她做伴，悦子也会老实地留在家里。今天因为母亲要和雪子、妙子一起外出，悦子不太高兴，雪子答应她下午两点开始的演奏会结束后，在晚饭之前先回来，悦子这才勉强同意了。

“哎，小妹，又有人来给雪子提亲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妙子从二姐的后颈直到肩膀都抹了厚厚一层白粉。二姐并不驼背，只因身形过于丰满，肩部浑圆厚实。刚抹了湿润白粉的后肩部肌肤，在明媚秋光的辉映下发出美丽的光泽，富有弹性，全然不像三十出头的女人。

“是井谷老板娘给说的媒，只是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男方是一个公司职员，在 MB 化学工业公司（化妆品公司）工作……”

“拿多少薪水呢？”

“说是月薪一百八十元左右，加上分红，差不多二百五十元吧。”

“那家 MB 化学工业公司，不是法国人开的吗？”

“是呀，你怎么知道的啊？”

“这有什么难的。”

比起两位姐姐，年龄最小的妙子在这些方面很是精通。在这一点上，她有些瞧不起不谙世事的姐姐们，对姐姐们说起话来，倒像是她年长几岁。

“据说总公司在巴黎，是个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呢。”

“日本的分公司，好像是在神户的海滨大道上，有一幢大楼，对吧？”

“是啊，他们说他就在那儿上班。”

“那他应该懂法语喽？”

“可不，他是大阪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的，还在巴黎待过一段时间。现在还在公司外面的夜校兼职教法语，每月收入约一百元，两边加起来，差不多有三百五十元呢。”

“有财产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财产。只在乡下有一个老宅子，现在他母亲一个人住着。再加上他自己在六甲居住的房屋和地皮。据说他六甲的房子是那种分期付款买的小户型文化住宅^[1]，算不上什么财产。”

“虽说如此，但不用交房租，一个月有不到四百元可以花销呢。”

“你觉得给雪子介绍行不行呢？负担只有一位老妈，还住在乡下，不会到神户来。本人四十一岁，据说还是第一次结婚呢……”

“他怎么四十一岁还没结婚呢？”

“据说是太注重女方的容貌，挑来挑去就耽误了。”

[1] 大正时代中期开始流行的和、洋折中住宅。特指在近畿地方，20 世纪 50~60 年代高度经济成长期建造的二层小楼式简易木结构住宅。

“这可有点问题了，得好好了解一下他的人品。”

“男方对雪子特别满意呢！”

“雪姐的照片已经给他了？”

幸子上面还有一个住在本家的大姐鹤子，所以从小妙子就叫幸子“二姐”，叫雪子“雪姐”，实际上应该是“雪子姐”，叫快了就成了“雪姐”了。

“先前给过井谷老板娘一张照片，井谷自作主张，把照片给对方看了。据说对方非常中意！”

“家里有对方的照片吗？”

“你打开柜子，在最上面右边那个小抽屉里找一找。”

听楼下的人还在弹琴，幸子估计雪子这会儿还不会上来，就一边说着话，一边拿起唇膏，像要和镜子里的自己亲嘴似的嘟起嘴唇抹口红。

“在抽屉里吗？”

“找到了。照片给雪姐看过了吗？”

“看过了。”

“她怎么说？”

“还是那样，只说了一句‘噢，这个人啊！’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。小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看模样平庸了些……当然了，也许算得上是个好男人吧——不过，怎么看也是个小职员。”

“那是当然，他本来就在公司里工作嘛。”

“对雪姐来说倒是有个好处——可以跟他学学法语呀。”

大致化完妆后，幸子正要解开印有“小槌屋绸缎庄”字号的叠纸^[1]上系着的绳子时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

“对了，我又‘缺B’了。小妹，你下去一趟，叫人把注射器消消毒。”

脚气病可以说是阪神地区（大阪神戸地区的简称）的地方病。也许跟这

[1] 包裹衣物的涂了柿漆的厚纸。

个有关，他们家从主人夫妇到正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悦子，每年夏秋季节都会犯脚气病，因此，注射维生素 B 就成了习惯。近来甚至不去看医生了，家里就备有高效合成维生素注射剂^[1]，家人之间没有什么病也互相打针。只要稍感不适，便归咎于缺乏维生素 B，也不知是谁先说起来的，把犯病说成是“缺 B”。

楼下的琴声已经停了，妙子把照片放回抽屉，走到楼梯口，冲着楼下大声喊道：“喂！来个人。太太要打针，给注射器消一下毒！”

[1] 这种针剂是日本的 bayer 公司生产出售的合成结晶维生素 B₁ 的商标名。

二

刚才提到的井谷，是神户东洋饭店附近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娘，幸子姐妹是那家店的老主顾。听说老板娘热衷于给人做媒，幸子早就托她帮忙给雪子张罗对象，还给了她一张雪子的照片。前不久，幸子去做头发时，井谷趁着空闲，邀幸子去了东洋饭店前厅里的咖啡座，第一次跟幸子提起了此事。

她说：“没有事先征得您的同意，擅自把小姐的照片给对方看，是我不好，可我担心不抓紧一点会错失良缘。这事儿已经过了一个半月了，后来一直没等来对方的回音，我也就忘了这档子事。看样子他们在这段时间里，调查了您家里的情况。从大阪的本家到您家的情况都了解了，而且为了了解雪子小姐本人的情况，还专门去了她念过书的女子学校，以及教过她书道、茶道的先生那里。因此对府上的情况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，连那次新闻事件都特意去报馆弄清楚了，是报道有误，表示能够谅解。不过，我还是劝对方先和小姐见个面，亲眼看看小姐是不是那种闹出桃色新闻的女子。他却谦逊地说：

‘蒔冈小姐身份高贵，像我这样靠微薄薪水生活的人，原本不敢奢望娶到这么一位大家闺秀，而且嫁过来之后，还要让她操持贫穷之家，实在难为她了。虽说如此，果真有缘能与小姐结婚的话，实在是我的幸运。’希望我尽量给

说合一下。

“据我了解，直到他祖父那辈，他家世代都是在北陆一个小藩做家老^[1]，现在故乡还有一部分宅地，所以在门第方面也不能说特别不相称。莳冈家自然是世家，过去在大阪提起‘莳冈’，可谓无人不晓。不过，容我说句失礼的话，若府上总是拘泥于昔日的门第，到头来只会一再耽搁小姐的婚事。只要条件大体相当，还是稍微将就一下为好，您说呢？虽然男方现在的月薪不多，但他才四十一岁，并非没有加薪的可能。而且对方说，那家公司与日本的公司不同，时间比较充裕，只要在夜校多授几节课，一个月收入四百元以上不成问题。所以呢，成婚之后，应该雇得起女佣。至于人品方面，我二弟和他是中学同学，很了解他的为人，说是可以打保票。话虽这样说，你们最好还是亲自去调查一下。不过，听说他迟迟没有结婚，只是因为太过挑剔女方的姿色，这种说法还是可信的。虽说他去过巴黎，又是四十多岁的年纪了，不可能没近过女色，但是，据我前不久见到他的印象，确实是一个很老实、正派的职员，丝毫没有那种风流人的样子。像他这样的规矩人，挑女方长相也是常有的事。也许正是因为去过巴黎吧，他想娶一个纯日本式的美女做太太，他说女方不适合穿洋装也不要紧，但要性格温婉，举止端庄，身材姣好，和服穿得合体。相貌漂亮自不必说，首先是手和腿要长得好看。他这些条件，我觉得府上的雪子小姐，是再符合不过了。”

井谷一边照料因患中风而长年卧床的丈夫，一边独自经营着美容院，还把一个弟弟培养成了医学博士，今年春天，又把女儿送到目白^[2]读大学。与一般女人相比，井谷的头脑不知灵活多少倍，万事深得要领，但以老板娘的标准来衡量，她似乎还欠缺了点，说话直来直去的，不会花言巧语或拐弯抹角，心里有什么就一股脑说出来。幸亏她说话并不伤人，无非是不得已而实话实说，好歹不会让别人产生什么反感。

幸子也是这样，起初听井谷连珠炮似的说个不停，觉得这个人未免太絮

[1] 江戸时代大名的家臣总管。

[2] 属东京文京区，日本女子大学所在地。

叨，但从她那胜似男人的豪爽性情来看，渐渐明白了她的一片好心。加之她说话有条有理，无懈可击，更让幸子佩服不已。最后，幸子表示会尽快和本家那边商量，自己这边也要尽可能详细调查一下男方的身世，说罢二人便分手了。

幸子的大妹雪子，不知不觉之间已到了三十岁，现在还没有出阁，对此也有人心生疑窦，以为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缘由。若要追究原因，乃是因为鹤子和幸子，还有雪子本人，都被父亲晚年的豪华生活、莳冈家族的门望——即大家族昔日的排场所缚，执着于找个门户相当的夫家攀亲。结果，最初提亲说媒者络绎不绝，可她们总觉得不满意而谢绝了，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反感，登门求婚者越来越少，这期间家道也一天不如一天。因此，井谷说“不要拘泥于昔日的门第”，确实是为她们着想。

莳冈家族的全盛时代，充其量也只能算到大正年代末期，如今，只有很少一些大阪人记得他们家当年的盛景。坦率地说，即使是最鼎盛的大正末年，由于父亲在生活、经营上没有节制，致使家境每况愈下，父亲去世前不久，各方面已是破绽频出了。父亲去世后，家族缩小了营业规模，紧接着又把从旧幕时代起就享有盛名的船场^[1]的百年老店转手他人。可是，事情过去很久以后，幸子和雪子仍然无法忘怀父亲在世时的风光，每当姐妹俩从仓库式样的老店——如今已经改建成洋楼——前走过时，总是不由自主地向那昏暗的门帘里面眷恋地窥探几眼。由于只有女儿没有儿子，父亲晚年隐居后，便把家业交给了女婿辰雄打理，次女幸子也招了女婿，搬出去了。三女雪子的婚姻不顺利，与她到了婚龄却未能在父亲生前物色到良缘，以及和姐夫辰雄有些隔阂不无关系。

辰雄是银行家的儿子，入赘之前在大阪一家银行里任职，继承了岳父的家业以后，实际上依然是岳父和掌柜在打理。岳父死后，他不顾小姨子和亲戚们的反对，把努努力或许可以维持下去的店铺转让给了一个莳冈家仆人出

[1] 大阪市商业中心。

身的同业者，自己又回到原来那家银行去干他的老本行了。辰雄不像岳父那样喜欢铺张，深知自己个性本分，甚至有些怯懦，不可能重新振兴自己不熟悉的家业，于是选择了这么一条比较安稳的道路。从他本人来说，是出于赘婿的责任感而做出的这一决策，然而一味留恋过去的雪子，对姐夫的做法深感失望，而且还认定已故的父亲也和自己抱有同样想法，在九泉之下责怪女婿没有魄力。

恰在此前后——父亲死后不久，姐夫很热心地为雪子介绍了一个对象。对方是丰桥市富家的嗣子，在当地一家银行担任董事，而姐夫工作的银行是那家银行的后台老板，因这层关系，姐夫十分了解对方的人品和财产状况。提起丰桥市的三枝家，家境无可挑剔，今日的莳冈家可谓是高攀了，更何况男方本人相貌堂堂，于是乎很快就推进到了相亲的阶段。谁知雪子和那人见过面后，就是不愿意嫁过去。究其原因，她觉得对方虽然长相不错，却给人乡下绅士的感觉，显得土头土脑的，毫无男子汉的风采。听说他中学毕业时得了一场病，没有继续升学，恐怕学问也很有限。而雪子从女子中学读到英语专科毕业，是个高才生，她担心嫁过去后，两人难以相敬如宾。此外，虽说他是有产家庭的后代，可保生活无虞，可一想到要在丰桥那种外地小城市里寂寥、冷清地过一辈子，就觉得受不了。幸子比任何人都同情、怜惜雪子，也表示不能让妹妹去受那个罪。然而在姐夫看来，小姨子尽管有学识，但性格内向，循规蹈矩，耽于日本趣味，是个典型的有日本情调的女子，最适合于在清静的乡间小镇上悠闲度日，所以断定她不会反对，没想到判断错了。从这桩婚事上，姐夫才第一次了解到雪子外表虽然腼腆羞怯、在外人面前寡言少语，实际上并不是那种一味顺从忍让的女子。

不过，雪子也有雪子的不是，既然心中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就该明确表态，她却一直不说清楚，直到最后关头，仍然没有对大姐和姐夫说明，只对幸子讲了真心话。也许她是觉得在热心奔走的姐夫面前，实在难以开口拒绝吧。可是这样不爱讲话，无疑是雪子的一个坏毛病。其结果是，姐夫误认为她内心并不反对，再加上对方同雪子见面之后，一见倾心，忽然变得积极起来，

恳求姐夫一定要成全这门亲事，使事情最终发展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。雪子一旦表示了拒绝，任凭姐夫和大姐怎样苦口婆心地轮番劝说，到最后也没有点头。正因为姐夫满心以为这是一门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岳父的好亲事，所以愈加失望。更让他发愁的是，事情弄到这步田地，他都没脸去见对方，以及为这桩婚事说合的银行里的上司，一想到这些，他就急得直冒冷汗——尤其是，若能举出拒婚的正当理由倒也罢了，可是雪子拒绝的理由只是嫌对方的样子显得不够聪明，简直太挑剔了！竟然这样轻易地回绝一桩大好姻缘，只能说雪子太任性了。往坏里想的话，说不定雪子是故意让姐夫难堪呢。

有了这次教训后，姐夫就不敢再过问雪子的婚事了，有人来提亲，他固然愿意听听，但再也不积极地插手，或是像以前那样发表看法了，能回避就回避。

三

雪子的婚事不顺利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井谷所说的“登报事件”。

事情发生在五六年前。当时只有二十岁的小妹妙子，和船场的一个世家——经营贵金属的奥畑家的公子陷入热恋，竟至一起私奔。据说是两个年轻人觉得想要在雪子前面结婚，一般的办法恐怕行不通，二人一合计，就采取了这一非常手段。其动机貌似正当，但此等行为是双方家庭都不能允许的，没过多久，这对情侣便被各自家里找了回去。这件事原本不大，可偏偏被大阪的一家小报披露了出来，更倒霉的是，还把妙子写成了雪子，年龄也写成了雪子的年龄。当时，莳冈家为雪子着想，打算要求报馆取消那条新闻，可又担心这样做等于是证实妙子确有其事，觉得这个办法不太明智。于是，辰雄想，要不然索性对这条新闻不予理睬？

辰雄作为当时的户主，为此伤透了脑筋，经过反复斟酌，他还是觉得无论犯错误的人将会为此付出什么代价，也不该让无辜的人背黑锅，最终还是要求报馆取消了那则报道。岂料小报上刊登出来的并不是取消那个报道的声明，而是一条更正启事，于是乎，妙子的名字也见了报。

事前，辰雄本想征求雪子的意见，但转念一想，即使征求她的意见，轻

易不和他说话的雪子，也绝不会给个明确态度的。而且和小姨子们商量，弄不好反而会在利害攸关的雪子与妙子之间造成纠纷。于是，他只和妻子商议之后，自己做主刊登了那个启事。说实在话，在他的潜意识里，不排除为了博取雪子的好感，宁肯牺牲妙子，也要为雪子洗刷不白之冤的念头。因为在辰雄心里，这位看似温顺的小姨子一直对自己心存芥蒂，心思又最难捉摸，让他很发怵，想趁此机会讨好一下她。遗憾的是，他的指望又落了空，无论是妙子还是雪子，都因为此事对他深感不满。

雪子说：“报纸搞错了名字，只能怪自己倒霉。那种更正启事什么的，往往登在报纸的边边角角上，没有多大效果。对我们姐妹来说，无论更正还是不更正，都不想再上报纸了，多见报一次就多受一次刺激，最明智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。姐夫想为我挽回名誉，我十分感谢，但是你这样做，想过会给妹妹造成什么后果吗？妹妹做的事固然不对，但他们俩毕竟还小，做事不顾后果，应该追究责任的，不正是管教不严的双方家庭吗？至少在这件事情上，不仅姐夫有责任，我也不能说毫无责任。况且我相信清者自清，了解我的人自然心中有数，自认为那么一条报道，对我不见得有多大伤害。问题倒是如果妹妹因此而破罐子破摔的话，姐夫又当如何？姐夫做事，一向只知讲道理，不顾念亲情。这么大的一件事，都不和我这个当事人商量一下，就自行其是，未免太独断专横了吧？”

而妙子也有妙子的不满，她认为，姐夫为雪姐洗刷污名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就没有别的方法吗？不过是一张小报，完全可以使点手段摆平，姐夫不过是吝惜花几个钱罢了——那个时候，她说话就已经这么老成了。

由于这个登报事件，辰雄觉得颜面丢尽，以至于提出了辞呈。但上司表示“不至于此”，才没有辞职。可是，雪子所遭受的损害却是无法弥补的。因为能有几个人会留意这则启事，了解她的冤屈呢？尽管她自身白璧无瑕，但由于妹妹的事被广为人知，无论雪子多么自信，她的婚事也会因此愈加困难了。只是，雪子心里怎样想姑且不说，表面上她仍认定“那件事不会伤害我”，并没有因此与妙子闹别扭，反而在姐夫面前庇护妙子。她们姐妹二人，

以往经常在上本町九丁目的本家和阪急芦屋川的幸子家轮换着居住。从那件事以后，姐妹俩去幸子家更频繁了，常常不约而同地一起去，有时候一住就是半个月。

幸子的丈夫贞之助是个会计师，每天去大阪的事务所上班，除了薪金以外，靠着从岳父那里分得的一部分遗产补贴家用。和一味严厉的大姐夫辰雄不同，贞之助不像个商业大学的毕业生，酷爱文学，平常还喜欢写写和歌，而且在两个小姨子面前从不摆家长的架子，又不像辰雄那样执掌监督大权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雪子姐妹都不畏惧他。只是她们住得太久时，贞之助顾虑到本家那边，会提醒幸子说：“该让她们回去几天了吧？”每次幸子都说：“大姐一定会谅解她们的，你就不必为她们担心了。现在，本家那边孩子多，房子窄，妹妹们不在那里住，大姐也能休息得好些。她们自己也喜欢住在这儿，爱住多久就让她们住多久，没有关系。”因此，大家不知不觉对这种状态习以为常了。

就这样过了几年，雪子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，但妙子的境遇有了意想不到的改变，以至于对雪子的命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妙子自读女子学校时起就擅长制作偶人，一有空闲，就喜欢用碎布头胡乱做些偶人玩儿，不想做工日渐精巧，她的作品甚至摆进了百货店的橱窗里。她做的偶人多种多样，有法国风情的，也有纯日本式的歌舞伎偶人，各具特色，惟妙惟肖，闪烁着她的才华，是许多模仿者无法企及的。这也与她平素喜好看电影、听戏剧，具有工艺美术和文学等艺术素养分不开。总之，经她的手做出来的这些可爱的小艺术品，越来越吸引众多的爱好者。去年，幸子还出面帮她租借了心斋桥附近的一家画廊，举办了一次个人作品展。

最初，妙子嫌本家小孩多，太吵闹，便到幸子家来制作，随着业务的发展，她又想要一间像样些的工作室，就在夙川的松涛公寓里租了一间房子。从幸子家到那里，不到半小时的路程，而且正好在同一条电车线路上。辰雄很不赞成妙子成为职业女性，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在外面租房子，这让别人怎么看？这时也是幸子帮她说话：“妙子因为过去的那个污点，比雪子更难找

到好人家，她要是有点儿事情干，对她或许比较有益。那间房子只是为了干活方便而租的，她并不住在那里。正好我有位朋友的遗孀经营一座公寓，我就拜托她租了间房。那个公寓就在咱家附近，我也可以经常去瞧瞧她。”幸子这么一表态，辰雄才认可了。

妙子性格开朗，和雪子完全不同，爱说俏皮话，爱开玩笑，但自从私奔事件之后，她就变得郁郁寡欢，总是心事重重的。现在，出现在她面前的这个崭新的世界，把她从苦闷中拯救出来，使她逐渐恢复了以前的开朗。这无疑是幸子的远见卓识取得了预期的成功。妙子每月从本家领到零用钱，加上她的偶人能卖出好价钱，手头上自然宽裕起来。她有时拎一个新奇的女士包，有时穿一双像是进口的漂亮皮鞋。对于这事，大姐和幸子颇为担心，劝她把挣的钱存起来，其实根本不用姐姐们操心，她早就机灵地把钱存进了邮局，她只给幸子看了存折，叫幸子不要告诉大姐。还说：“二姐，你要是零花钱不够用，我借给你好啦！”听见这话，连幸子也张口结舌。

有一次，有人告诉幸子：“我看见府上的小姐和奥畑家的启少爷在夙川的大堤上散步呢。”让幸子吃惊不小。此外，幸子还曾看见妙子从口袋里掏手帕时带出了一个打火机，觉察到她背着自己在吸烟。她已经二十五六岁，吸几支烟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也许因为这个缘故，当幸子问妙子是否有这回事时，她爽快地承认了。再追问传闻的事，她说：“从那件事发生以后，我和启哥一直音信不通。前些日子举办偶人展的时候，启哥来看过，还买了一个我最得意的大偶人，就这样又开始来往了。不过，我们只是清清白白地交际，见面的次数也很少。我已经长大成人，不像以前那样不懂事了，请二姐一定相信我。”

可是，幸子从此便对于让妙子继续在外面租公寓感到不安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对本家也不好交代。妙子从事的这项工作，完全凭兴致，需要有创造的激情，加上她以艺术家自居，并不是每天按部就班地干活，有时一连休息好几天，来了兴致，就干个通宵，第二天早晨，浮肿着脸疲乏不堪地回家。本来不让她在公寓里过夜，后来渐渐地行不通了。而且，妙子什么时候去上